

临济录

临济慧照玄公大宗师语录序

曹溪派列洵涌而流注无穷，南岳岐分巍峨而联绵不尽。云仍曼衍，枝叶滋荣。非止荫覆人天，抑亦光扬祖道。无说之说，须知意不在言；无闻之闻，果信言非有意。此皆理极无喻之道，绪余影响者也。

故临济祖师以正法眼，明涅槃心，兴大智大慈，运大机大用。棒头喝下，剿绝凡情，电掣星驰，卒难构副。岂容拟议，那许追思。非唯鸡过新罗，欲使凤趋霄汉，不留朕迹，透脱玄关。令三界迷徒，归一真实实际，天下英流，莫不仰瞻。为一宗之祖，理所当然也。

今总统雪堂禅师乃临济十八代孙，河北江南遍寻是录，偶至余杭，得获是本。如贫得宝，似暗得灯，踊跃欢呼，不胜感激。遂舍长财，绣梓流通，俵施诸刹。此一端奇事，实千载难逢。咦，掷地金声，闻四海，定知珠玉价难酬。

元贞二年岁次丁未，大都报恩禅寺住持嗣祖林泉老人从伦盥手焚香谨序。

临济慧照玄公大宗师语录序

薄伽梵正法眼藏、涅槃妙心，付摩诃迦叶，是为第一祖。逮二十八祖菩提达磨，提十方三世诸佛密印而来震旦。是时中国始知佛法有教外别传，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厥后优钵罗花于时出现，芬芳馥郁。一华五叶，香风匝地，宝色照天，各放无量光明，辉映大千世界。

其中一大苾刍，为一大事因缘，依栖黄檗山中，三度参请，三度被打。后向高安滩头大愚老师处，始全印证。平生用金刚王宝剑，逢凡杀凡，逢圣杀圣，风行草偃，号令八方。如雪色象王，如金毛狮子，踞地哮吼，狐狸野干心破脑裂，百兽见之，无不股栗。如惊涛险崖，壁立万仞，使途中之人其行次，且不敢举足下足，惟恐丧身失命。虽老子钳槌者，见之无不汗下。若夫三玄三要，夺境夺人，金章玉句，如风樯阵马，如迅雷奔霆，凌轹波涛，穿穴险固，破碎阵敌，天回地转，七纵八横，几于截断众流。四海学徒，莫不望风披靡。故门庭峻峭，孤硬难入。盖妙用功夫，不在文字，不离文字，尽大地作一只眼者，乃能识之。末后将正法眼藏，却向瞎驴边灭却。师之出处，具载《传灯》等录，兹不复赘。自兴化奖公而下，子孙云仍，最为繁衍盛大，多大根器人，冠映河岳，腾跃古今，在在处处，法席丛林，化俗谈真，重规叠矩，出广长舌相，为人开堂演法。如慈明圆公、琅玕^①觉公，皆大法王、人天师也。

今雪堂大禅师，临济十八代嫡孙，琅玕第十世的派，王臣尊礼，缁素向慕，是亦僧中之龙象尔。不忘祖师恩德，每恨：临济一言一

句，一棒一喝，参承咨决，升堂入室语录，未大发明。刻梓流行，用广禅林观听。仍求北山居士郭天锡，为作序引。

呜呼 雪堂老师 行从上祖师难能之事 慎终追远 知恩报恩则不无。将五百年风颠老汉吐下唾团，重新拈出供养，今代衲僧还肯咀嚼么。合浦还珠，固为奇持；冷灰爆豆，亦自不妨。

大德二年八月，前监察御史郭天锡焚香九拜书。

校记

①“珩”原本作“瑯”。琅玕觉公”是北宋临济宗汾阳善昭的弟子琅玕慧觉。

临济慧照玄公大宗师语录序

窃以黄檗山高，便敢当头捋虎；溇陀岸远，亦能顺水操舟。既露恶毒爪牙，仍显慈悲手段。拦腮一掌，免烦著齿粘唇；劈肋三拳，可谓倾心吐胆。三玄在手，七事随身。触之则石裂崖崩，拟之则雷轰电掣。门庭孤峻，阃奥宏深。只可望崖，不可趣向。

兹者总统雪堂和尚，悯巴歌唱而和广^②，嗟雪曲弹而应稀，语录阙文，丛林罕见，遂乃旁求释子，而再起斯文，欲镂板以广流通，俾参玄而得受用，弘扬祖道，垂裕后昆。棒头喝下，须明石火电光；正案旁提，要顾眉毛鼻孔。其他机缘，备载前录，不劳再举。

噫，临济祖师六传而至汾阳大宗师。汾阳下，杰出六^③大尊者，曰慈明圆，曰琅玕觉。

圆传杨岐会，会传白雲端，端传五祖演，演传佛果勤、佛鉴、天目齐。佛果传虎丘隆、大慧杲。虎丘隆传应庵华，华传密庵杰，杰传松源岳，岳传无德通，通传虚舟度，度传径山虎岩伏。天目齐传汝州和，和传竹林宝，宝传竹林安，安传竹林海，海传庆寿璋、白涧一、归云宣。宣传平山亮。白涧一传冲虚昉、懒牧归。庆寿璋传海云大宗师、竹林彝。彝传龙华惠。海云传可庵朗、龙宫玉、颐庵偃。可庵传太傅刘文贞公、庆寿满。龙宫玉传大名海。颐庵传庆寿安。

琅玕觉传泐潭月，月传毗陵真，真传白水白，白传天宁党，党传慈照纯，纯传郑州宝，宝传竹林藏、庆寿亨、少林鉴。庆寿亨传东平汴、太原昭。少林鉴传法王通，通传安闲觉，觉传南京智、西庵

赞。南京智传寿峰湛。西庵赞传雪堂仁。雪堂乃临济十八世孙也。

莫不门庭孤峻，机辩纵横，俱是克家子孙。灯灯续焰，直至如今。可谓源清流长，此之谓也。

雪堂禅师，乃吾三世祖。嘱予^⑤为序，率尔书之。脑后见腮，顶门俱眼者 大发一笑。

开泰退堂袭祖第二十世孙五峰普秀斋沐焚香拜书。

校记

①“拦”原作“栏”，于意不通。“拦”此处作介词使用，意为朝着对准。

②“广”原作“寡”字。此句的“巴歌”与下句的“雪曲”即为《文选》卷四十五所载宋玉《对楚王问》中的歌名《下里巴人》、《阳春白雪》之略。前者为俗曲，“和者数千人”和者广；后者为高雅之曲，“和者不过数人”而已和者寡。序文中“巴歌唱而和广”，“雪曲弹而应稀”，应是对仗之句，若按原句则不通。

③“六”字当为“二”之误，今姑阙疑。汾阳善昭门下枝叶繁盛者，只有慈明楚圆、琅玕觉运二人。

④“杨”原作“阳”字。

“太”原作“大”字。

⑥“予”原作“子”字。

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序

延康殿学士金紫光禄大夫真定府路安抚使兼
马步军都总管兼知成德军府事 马防 撰

黄檗山头，曾遭痛棒。大愚肋下，方解筑拳。饶舌老婆，尿床鬼子。这风颠汉，再捋虎须。岩谷栽松，后人标榜。 堪头刷地，几被活埋。肯个后生，蓦口自掴。辞焚机案，坐断舌头。不是河南，便归河北。

院临古渡，运济往来。把定要津，壁立万仞。夺人夺境，陶铸仙陀。三要三玄，钐锤衲子。常在家舍，不离途中。无位真人，面门出入。两堂齐喝，宾主历然。照用同时，本无前后。菱花对像，虚谷传声。妙用无方，不留朕迹。拂衣南迈，戾止大名。兴化师承，东堂迎侍。铜瓶铁钵，掩室杜词。松老云闲，旷然自适。面壁未几，密付将终。正法谁传，瞎驴边灭。

圆觉老演，今为流通。点检将来，故无差舛。唯余一喝，尚要商量。具眼禅流，冀无赚举。

宣和庚子中秋日谨序。

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

住三圣嗣法小师 慧然 集

府主王常侍与诸官请师升座。

师上堂云：“山僧今日事不获已，曲顺人情，方登此座。若约祖宗门下，称扬大事，直是开口不得，无你^①措足处。山僧此日，以常侍坚请，那隐纲宗。还有作家战将，直下展阵开旗么？对众证据看。”

僧问：“如何是佛法大意？”

师便喝。僧礼拜。师云：“这个师僧，却堪持论。”

问：“师唱谁家曲，宗风嗣阿谁？”

师云：“我在黄檗处，三度发问，三度被打。”

僧拟议，师便喝，随后打云：“不可向虚空里钉橛去也。”

有座主问：“三乘十二分教，岂不是明佛性？”

师云：“荒草不曾锄。”

主云：“佛岂赚人也？”

师云：“佛在什么处？”

主无语。师云：“对常侍前，拟瞞^②老僧。速退，速退，妨他别人请问。”

复云：“此日法筵为一大事故，更有问话者么？速致问来。你才开口，早勿交涉也。何以如此？不见释尊云：法离文字，不属因，不在缘故。为你信不及，所以今日葛藤。恐滞常侍与诸官员，昧他佛性，不如且退。”

喝一喝云：“少信根人，终无了日。久立，珍重。”

校记

① ‘你’原本皆作‘尔’。今据明藏本皆改作‘你’。

② ‘瞞’四家录本作‘谩’意为欺谩，于意更贴切。

③ ‘请’原本误作‘诸’。据明藏本、四家录本改。

师因一日到河北府^①。府主王常侍请师升座。

时麻谷出问：“大悲千手眼，那个是正眼？”

师云：“大悲千手眼，那个是正眼，速道，速道！”

麻谷拽师下座。麻谷却坐。师近前云：“不审。”麻谷拟议，师亦拽麻谷下座。师却坐。麻谷便出去。师便下座。

校记

① ‘河北府’原作‘河府’。柳田本、入矢本、龙珉本因袭未改。明藏本、四家录本皆作‘河北府’，《天圣广灯录》卷十《临济录》作“河阳府”。据《旧唐书》卷一四二、《新唐书》卷二一一和《资治通鉴》的有关记载，在穆宗长庆二年（822）以后，在所谓河北河朔三镇中惟有成德军（治所在镇州）节度使姓王。前后任成德军节度使的是王庭凑、其子王元逵、元逵子王绍鼎、王绍懿兄弟、绍鼎子王景崇。临济义玄主要活动于宣宗、懿宗两朝。此时任成德节度使的先后是王元逵、王绍鼎、王绍懿、王景崇。其中有“检校左散骑常侍”散官头衔的是王绍懿。从宣宗大中十一年至懿宗咸通七年（857-866），有“检校右散骑常侍”头衔的是王景崇。临济语录中常常提到的‘王常侍’是王绍懿。“河北府”当即成德军节度使的府治所在地镇州治所真定（今河北正定）。

上堂云：“赤肉团上有一无位真人，常从汝等诸人面门出入。

未证据者看看。”

时有僧出问：“如何是无位真人？”

师下禅床把住云：“道，道！”

其僧拟议，师托开云：“无位真人是什么干屎橛？”便归方丈。

上堂。有僧出礼拜，师便喝。僧云：“老和尚莫探头好。”

师云：“你道落在什么处？”

僧便喝。

又有僧问：“如何是佛法大意？”

师便喝，僧礼拜。师云：“你道好喝也无？”

僧云：“草贼大败。”

师云：“过在什么处？”

僧云：“再犯不容。”

师便喝。

是日，两堂首座相见，同时下喝。僧问师：“还有宾主也无？”

师云：“宾主历然。”师云：“大众要会临济宾主句，问取堂中二首座。”便下座。

上堂。僧问：“如何是佛法大意？”

师竖起拂子。僧便喝。师便打。

又僧问：“如何是佛法大意？”

师亦竖起拂子。僧便喝，师亦喝。僧拟议，师便打。

师乃云：“大众，夫为法者不避丧身失命。我二十年在黄檗先师处，三度问佛法的的大意，三度蒙他赐杖，如蒿枝拂着相似。如今更思得一顿棒吃，谁人为我行得？”

时有僧出众云：“某甲行得。”

师拈棒与他。其僧拟接，师便打。

上堂。僧问：“如何是剑刃上事？”

师云：“祸事，祸事！”

僧拟议，师便打。

问：“只如石室行者踏碓，忘却移脚，向什么处去？”

师云：“没溺深泉。”

师乃云：“但有来者，不亏欠伊，总识伊来处。若与么来，恰似失却；不与么来，无绳自缚。一切时中，莫乱斟酌。会与不会，都来是错。分明与么道，一任天下人贬剥。久立，珍重。”

上堂云：“一人在孤峰顶上，无出身之路。一人在十字街头，亦无向背。那个在前？那个在后？不作维摩诘，不作傅大师。珍重。”

上堂云：“有一人论劫在途中，不离家舍。有一人离家舍，不在途中。那个合受人天供养。”便下座。

上堂。僧问：“如何是第一句？”

师云：“三要印开朱点侧，未容拟议主宾分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第二句？”

师云：“妙解岂容无著问，沤和争负截流机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第三句？”

师云：“看取棚头弄傀儡，抽牵都借里头人。”

师又云：“一句语须具三玄门，一玄门须具三要，有权有用。汝等诸人，作么生会？”下座。

校记

①“借里头”原本作“来里有”三字，据明藏本改。

师晚参示众云：“有时夺人不夺境，有时夺境不夺人，有时人境俱夺，有时人境俱不夺。”

时有僧问：“如何是夺人不夺境？”

师云：“煦日发生铺地锦，婴孩垂发白如丝。”

僧云：“如何是夺境不夺人？”

师云：“王令已行天下遍，将军塞外绝烟尘。”

僧云：“如何是人境两俱夺？”

师云：“并汾绝信，独处一方。”

僧云：“如何是人境俱不夺？”

师云：“王登宝殿，野老讴歌。”

师乃云：“今时学佛法者，且要求真正见解。若得真正见解，生死不染，去住自由，不要求殊胜，殊胜自至。

“道流，只如自古先德，皆有出人底路。如山僧指示人处，只要你不受人惑，要用便用，更莫迟疑。如今学者不得，病在甚处？病在不自信处。你若自信不及，即便忙忙地徇一切境转，被他万境回换，不得自由。你若能歇得念念驰求心，便与佛祖不别。你欲得识佛祖么？只你面前听法底是。学人信不及，便向外驰求。设求得者，皆是文字胜相，终不得他活祖意。莫错，诸禅德。此时不遇，万劫千生轮回三界，徇好境掇去驴牛肚里生。

“道流，约山僧见处，与释迦不别。今日多般用处，欠少什么？六道神光，未曾间歇。若能如是见得，只是一生无事人。

校记

①乃 ”秋月本作“示众”二字。

②六道神光 ”阴藏本、四家录本皆作“一道神光 ”但《天圣广灯录·临济录》作“六道神光 ”。从文意看 以不改为宜。柳田本亦作“六道神光 ”认为是比喻六根 眼耳鼻舌身意 的机敏的精神作用。“六道神光 ”与后面的“本是一精明 分为六和合 ”含义大同 是指人的精神机能。“六道神光 未曾间歇 ”是指人正常活着。是说世人若有自信 便本来与祖佛不别(“一生无事人 ”)

“大德 三界无安 犹如火宅。此不是你久停住处。无常杀鬼，一刹那间，不拣贵贱老少。你要与祖佛不别，但莫外求。你一念心上清静光，是你屋里法身佛；你一念心上无分别光，是你屋里报身佛；你一念心上无差别光，是你屋里化身佛。此三种身，是你即今目前听法底人。只为不向外驰求，有此功用。据经论家，取三种身为极则。约山僧见处不然。此三种身是名言，亦是三种依。古人云 身依义立 土据体论。法性身、法性土 明知是光影。大德 你且识取弄光影底人是诸佛之本源，一切处是道流归舍处。是你四大色身 不解说法听法 脾胃肝胆 不解说法听法 虚空 不解说法听法。是什么解说法听法？是你目前历历底勿一个形段孤明，是这个解说法听法。若如是见解，便与祖佛不别。但一切时中更莫间断 触目皆是。只为情生智隔 想变体殊 所以轮回三界 受种种苦。若约山僧见处 无不甚深 无不解脱。

“道流 心法无形 通贯十方 在眼曰见 在耳曰闻 在鼻嗅香，在口谈论，在手执捉，在足运奔。本是一精明，分为六和合。一心既无，随处解脱。山僧与么说，意在什么处？只为道流一切驰求心不能歇，上他古人闲机境。

“道流 取山僧见处 坐断报化佛头。十地满心 犹如客作儿。

等妙二觉 担枷锁汉。罗汉、辟支 犹如厕秽。菩提、涅槃 如系驴橛。何以如此？只为道流不达三祇劫空，所以有此障碍。若是真正道人 终不如是。但能随缘消旧业 任运著衣裳 要行即行 要坐即坐，无一念心希求佛果。缘何如此？古人云：若欲作业求佛，佛是生死大兆。

“大德 时光可惜。只拟旁家波波地学禅学道 认名认句 求佛求祖，求善知识意度。莫错，道流。你只有一个父母，更求何物。你自返照看。古人云：演若达多失却头，求心歇处即无事。大德，且要平常，莫作模样。有一般不识好恶秃奴，便即见神见鬼，指东划西，好晴好雨。如是之流，尽须抵债，向阎老前吞热铁丸有日。好人家男女，被这一般野狐精魅所著，便即捏怪。瞎屙生，索饭钱有日在。”

师示众云：“道流 切要求取真正见解 向天下横行 免被这一般精魅惑乱。无事是贵人。但莫造作，只是平常。你拟向外旁家求过 觅脚手 错了也。

“只拟求佛，佛是名句。你还识驰求底么？三世十方佛祖出来，也只为求法。如今参学道流也只为求法。得法始了，未得依前轮回五道。

“云何是法？法者是心法。心法无形，贯通十方，目前现用。人信不及，便乃认名认句，向文字中求，意度佛法，天地悬殊。道流，山僧说法，说什么法？说心地法，便能人凡人圣，入净入秽，入真人俗。要且不是你真俗凡圣，能与一切真俗凡圣安著名字；真俗凡圣与此人安著名字不得。

“道流 把得便用 更不著名字 号之为玄旨。山僧说法与天下人别。只如有个文殊、普贤出来目前，各现一身问法，才道：咨和尚。我早辨了也，老僧稳坐。更有道流来相见时，我尽辨了也。何

以如此？只为我见处别：外不取凡圣，内不住根本。见彻，更不疑谬。”

师示众云：“道流 佛法无用功处 只是平常无事 屙屎送尿 著衣吃饭 困来即卧。愚人笑我 智乃知焉。古人云 向外作工夫 总是痴顽汉。你且随处作主，立处皆真，境来回换不得。纵有从来习气、五无间业，自为解脱大海。今时学者总不识法，犹如触鼻羊逢着物安在口里 奴郎不辨 宾主不分。如是之流 邪心入道 闹处即人 不得名为真出家人 正是真俗家人。

“夫出家者 须辨得平常真正见解 辨佛辨魔 辨真辨伪 辨凡辨圣。若如是辨得，名真出家。若魔佛不辨，正是出一家入一家，唤作造业众生 未得名为真出家。只如今有一个佛、魔 同体不分。如水乳合，鹅王吃乳。如明眼道流，魔佛俱打。汝若爱圣憎凡，生死海里浮沉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佛、魔？”

师云：“你一念心疑处是魔 你若达得万法无生 心如幻化，更无一尘一法，处处清净是佛。然佛与魔是染净二境。约山僧见处 无佛无众生 无古无今 得者便得 不历时节。无修无证 无得无失，一切时中更无别法。设有一法过此者，我说如梦如化。山僧所说皆是。

校记

《大正藏》原校注 明本、宫本、甲本在“魔”字前有“佛”字 作“佛魔”。从上文看，“佛魔”是“佛”与“魔”的并称 应作“佛、魔”如“今有一个佛、魔 同体不分”；“如何是佛、魔”。下面的文字也是对“佛”、“魔”分开作回答的。故“魔”前不应加“佛”字。

“道流，即今目前孤明历历地听者，此人处处不滞，通贯十方，三界自在，入一切境差别，不能回换，一刹那间透入法界，逢佛说佛，逢祖说祖，逢罗汉说罗汉，逢饿鬼说饿鬼，向一切处游履国土，教化众生，未曾离一念。随处清静，光透十方，万法一如。

“道流大丈夫儿，今日方知本来无事。只为你信不及，念念驰求，舍头觅头，自不能歇。如圆顿菩萨，入法界现身，向净土中厌凡忻圣。如此之流，取舍未忘，染净心在。

“如禅宗见解，又且不然。直是现今，更无时节。山僧说处，皆是一期药病相治，总无实法。若如是见得，是真出家，日消万两黄金。

“道流，莫取次被诸方老师印破面门，道我解禅解道。辩似悬河，皆是造地狱业。若是真正学道人，不求世间过，切急要求真正见解。若达真正见解圆明，方始了毕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真正见解？”

师云：“你但一切，入凡人圣，入染入净，入诸佛国土，入弥勒楼阁，入毗卢遮那法界，处处皆现国土，成住坏空。佛出于世，转大法轮，却入涅槃，不见有去来相貌，求其生死，了不可得，便入无生法界，处处游履国土，入华藏世界，尽见诸法空相，皆无实法。唯有听法无依道人是诸佛之母，所以佛从无依生。若悟无依，佛亦无得。若如是见得者，是真正见解。

“学人不了，为执名句，被他凡圣名碍，所以障其道眼，不得分明。只如十二分教，皆是表显之说。学者不会，便向表显名句上生解，皆是依倚，落在因果，未免三界生死。你若欲得生死去住脱著自由，即今识取听法底人，无形无相，无根无本，无住处，活泼泼^①地。应是万种施設用处，只是无处。所以觅著转远，求之转乖，号

之为秘密。

校记

①“泼泼”原作“拨拨”。在此意同“泼泼”。据明藏本改为常用的“泼泼”。

“道流，你莫认著个梦幻伴子，迟晚中间便归无常。你向此世界中觅个什么物作解脱？觅取一口饭吃，补衲过时？且要访寻知识，莫因循逐乐过时①。光阴可惜，念念无常。粗则被地水火风，细则被生住异灭四相所逼。

“道流，今时且要识取四种无相境，免被境摆扑。”

校记

①“过时”二字，据四家录本补加。

问：“如何是四种无相境？”

师云：“你一念心疑，被地来碍；你一念心爱，被水来溺；你一念心嗔，被火来烧；你一念心喜，被风来飘。若能如是辨得，不被境转，处处用境。东涌西没，南涌北没，中涌边没，边涌中没，履水如地，履地如水。缘何如此？为达四大如梦如幻故。

“道流，你只今听法者，不是你四大，能用你四大。若能如是见得，便乃去住自由。约山僧见处，勿嫌底法。你若爱圣，圣者圣之名。有一般学人向五台山里求文殊，早错了也。五台山无文殊。你欲识文殊么？只你目前用处始终不异，处处不疑，此个是活文殊。你一念心无差别光，处处总是真普贤。你一念心自能解缚，随处解脱，此是观音三昧法。互为主伴，出时一时出。一即三，三即一。如是解得，始好看教。”

校记

①“是”四字家录本作“见”亦通。既然“四大如梦如幻”故四大不可见。

师示众云：“如今学道人，且要自信，莫向外觅。总上他闲坐境，都不辨邪正。只如有祖有佛，皆是教迹中事。有人拈起一句子话，或隐显中出，便即疑生。照天照地，旁家寻问，也太茫然。大丈夫儿，莫只么论主论贼，论是论非，论色论财，论说闲话过日。”

校记

①“太”原作“大”字，据四家录本改；“茫”原作“忙”字，据明藏本改。

“山僧此间不论僧俗，但有来者，尽识得伊，任伊向甚处出来。但有声名文句，皆是梦幻。却见乘境底人，是诸佛之玄旨。佛境不能自称我是佛境，还是这个无依道人乘境出来。若有人出来问我求佛，我即应清净境出；有人问我菩萨，我即应慈悲境出；有人问我菩提，我即应净妙境出；有人问我涅槃，我即应寂静境出。境即万般差别，人即不别，所以应物现形，如水中月。”

校记

①“慈”原作“兹”字，据明藏本改。

“道流，你若欲得如法，直须是大丈夫儿始得。若萎萎随随地，则不得也。夫如甃甃之器，不堪贮醍醐。如大器者，直要不受人惑。随处作主，立处皆真。但有来者，皆不得受。你一念疑，即魔”